



南亚研究丛书·薛克翘文集（八）

本文集主编 姜景奎

印度密教

INDIAN TANTRISM

薛克翘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海外
信



南亚研究丛书·薛克翘文集（八）

本文集主编 姜景奎

印度密教

INDIAN TANTRISM



薛克翘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密教 / 薛克翘著.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202-0091-2

I. ①印… II. ①薛… III. ①密宗—研究—印度
IV. ①B94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745号

责任编辑: 王 宇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 乌 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5606)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9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02-0091-2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南亚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薛克翘

副主编：葛维钧 刘 建 姜景奎 陈 明

丛书前言

自古以来，南亚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中国和南亚又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其直接交流的历史异常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当前，中国与南亚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频繁，国家关系紧密、合作空前良好。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民间交往也空前活跃，经贸往来、旅游开发，前景广阔。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加深友谊。因此，不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深入开展对南亚各国的研究都显得格外重要。

恰在此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南亚研究丛书》，这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受出版社委托，由吾人出面组织这套丛书，不胜荣幸。吾人者，五人也，按印度的传统，可以叫作“般遮耶多”（Pancayata，今译潘查雅特），即五人会议或五人小组。由五人小组负责组织稿件、审查质量、决定取舍。

经与出版社协商，这套丛书拟出版两个系列：一是研究系列，二是翻译系列。吾人欢迎学风严谨、有独创性的研究专著和文集，也欢迎文笔流畅、具有出版价值的翻译作品。专著和译著的内容可

以包括南亚学的方方面面，如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等等。

长河浩荡，不弃一涓一滴；高山巍巍，不遗一草一石；广厦千寻，有赖一砖一瓦。愿吾人的工作有助于中国南亚学研究的深入，增进国人对南亚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有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南亚研究丛书》编审五人小组

2014年10月28日

自序



首先要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尤其是龚莉社长、马汝军副总编和滕振微主任，他们在编辑《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之初就决定开设《南亚研究丛书》这个平台，也给了我出版文集的机会。四年来，几位领导对我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有力的支持，编辑同志们也不厌其烦地予以指正和磋商，心感身受，岂感谢二字所能表达。

二要感谢北京大学姜景奎教授。是他提出将我的部分著作编辑成文集在此平台刊出，并为之作序。我原想，出文集固然好，但那应是身后之事，如能在有限的生年再出几个像样点的成果，再出文集也许更好。但景奎再三动员，说有这样一个平台，机不可失，我便活了心。其实我也知道，在我身后，若非景奎，不会再有人提起出版我文集的事，也不会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文集了。经他与出版社领导沟通，终成此事，让我提前享受到出文集的快感。此心此情，亦非感谢二字所能表达。

三要感谢多年的同学、同事和好友刘建教授，他愿意为我的文集写长篇序。我们从相识到相知，已经38年。他不仅了解我读研究生、工作及退休后的情况，熟悉我的想法和心情，也熟悉我的作品。他曾编辑、审读、修改和翻译我的作品达数十万字，从来都认真细致，热心真诚。我们中国有个传统，讲究交友之道，向来推崇友善、友诤、友多助、友多闻，刘建就

是我这样的挚友。平生能得如是者一二，已是大幸。此情此谊，亦非感谢二字所能表达。

两位教授和好友的序言，使我免去了王婆卖瓜之烦。而关于文集中所收内容，我想多说几句。

《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写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版于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典》）。出版时，不知是主编还是编辑删掉了我写的后记，这次补上，因为后记中我表明了对老师们和同学们的感恩心迹，而这种心迹和态度是需要传承的。原书的“总序”和“内容提要”此次不再采用。本书共分11章，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古实证，对上自秦汉，下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的事实作了分门别类的记叙和分析。而其中的主要部分，则与我后来的著作《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有所重合。我之所以愿意将它列入文集，是因为其中还有涉及南亚其他国家的内容，也许对后来的研究者会有所帮助。此次再版，除了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外，其余部分未作任何修改和调整。

《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外二种）是我研究生毕业后早期成果的汇集。其中，《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一书出版于2003年（昆仑出版社），但其绝大部分内容均写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是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于《南亚研究》等杂志，后连缀成篇，居然涉及汉魏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这正说明，在古代，印度文学主要是通过佛教的媒介影响中国文学的；自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便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影响；中国文学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受到佛教的影响；直到近现代，虽然中印文学交流的领域已经大大扩展，但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佛教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另外两种，《剪灯新话及其他》也写于80年代，最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于199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古小说评介丛书》）。《西洋记评介》作于90年代中期，最初名为《西洋记》，亦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于1999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敝帚自珍，如今读起这3种作品的文字，虽然常常觉得有得意之笔，但毕竟是较早的作品，也难免有唐突武断之处。今再版，照旧托出，仅供读者参考。

《中印文化交流史》原作于2004～2007年，完成于2007年8月。最初以《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为题，作为《东方文化集成》的一种，由昆仑出版社出版于2008年初。由于此前曾写过《佛教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两书，所以此书的撰写已经有了基本的纲要和素材，加上电脑文字搬家的便利，仅用三四年的时间便告完成。此次再版，对一些地方作了大段的裁剪，也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修订。希望它比原先的版本更好一点。

《印度民间文学》一书是我2007年应北京大学张玉安和陈岗龙教授之邀而作，2008年完稿，最初作为《东方民间文学丛书》之一出版于2008年12月（宁夏人民出版社）。根据当时出版社编辑的要求，此书的写作既要体现学术价值，又要有一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虽然当时尽力而为，但仍难以达到那种学术性与趣味性完美结合的高度。此次再版，未作改动。作为我国目前为止唯一一部关于印度民间文学的带有一定学术性的专著，也许对读者有点用处。书后的附件，也算是印度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摘自我主编的《东方神话传说》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罗摩的故事》最初由我根据中文和印地文资料编写。《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最初由张钟群学长根据中外文资料编写，此次我又将它改编缩写。《黑天的故事》原先也是由钟群学长依据《诃利世系》编译，此次我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编、缩写。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钟群学长。《黑天的故事》来自《诃利世系》，是钟群学长首次将它编译出来，详细地介绍给国人。这个故事的價值不仅在于它是印度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而且，它对于印度教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我们还能从中发现某些古代印度史的痕迹。《黑天

的故事》里，也不乏比较文学研究的资料，那些神奇的法宝，那些斗法的情节，那些怪异的神魔，包括它们的坐骑，都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神魔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正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所以，这次要特别把它附在书后。

《象步凌空——我看印度》算是一部散文集，或者说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最初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于2010年。这次再版，没有改动，因为我觉得书中的内容和有关提法至今并未过时，依然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走近释迦牟尼》收录了我独著与合著的4个剧本。其中，电影文学剧本《玄奘》发表最早（《电影创作》，1985年第2期），距今已经整整30年了。发表之后，我与合作者高树茂（笔名木君）便一面争取拍摄，一面多方征求意见，并不断修改。为寻求与印度合拍的机会，1985年，请刘建和王槐挺先生将剧本译为英文，并通过各种途径送往印度。在不断修改过程中，还曾请教过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和赵朴老的秘书李家振先生，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于1994年作了第六次修改。现在看来，这个30年前的剧本未免幼稚，修改后的剧本也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尽管如此，我仍然敝帚自珍，因为它既是一个见证，又是一个鞭策。它见证的是我30年来研究玄奘的过程，它鞭策着我像玄奘那样锲而不舍地工作。就在修改《玄奘》的同时，高树茂再次提出动议，合写另一个电影剧本《五世达赖喇嘛》，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这个剧本也于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了。又经过长时间的周折，在没有得到拍摄机会的情况下，于2003年将它发表在《新剧本》上。2003年，我接到一个邀请，写一部七集专题片《走近释迦牟尼》。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当年写出。该片由华艺音像有限公司与印度英迪拉·甘地基金会合作拍摄于2005年。不久即翻译成英文在中印两国电视台同时播放。影片拍摄和制作过程中对剧本有一些改动，但这里刊出的仍然是改动前的本子。1996年，受一家影视公司负责人的委托，我又写了

一部25集的电视专题片《中华国粹——围棋文化》。但写完之后便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尽管这是一部不成熟的剧本，但将它发表出来，也许会有益于社会。如果有哪位导演、制片人或出品人觉得可以以此为基础，写出一部电视片，更是求之不得。

《印地语文学史》两卷，是在《印度中世纪宗教文学》（昆仑出版社，2011年版）和《印度近现代文学》（昆仑出版社，2014年版）基础上剪裁、增补而成，非我独力之作，除景奎外，尚有北京大学唐仁虎、郭童、姜永红、魏丽明、王靖，以及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廖波等先生的作品。此前，刘安武先生曾著《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一书。作为前辈学者的著作，我们晚辈曾悉心阅读，受益颇多。我们现将学习心得进一步整理扩充，并大幅度增加了现当代部分的比重，以期有益于后来者，有益于相关学科的建设。

除了以上7部书外，还有4部著作（《印度密教》、《神魔小说与印度密教》、《印度文化论辑》、《印度古代文化史》）和3部译著被列入文集。这后6部书，各有说明，不再赘言。

这14部书，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主要著作。

薛克翘

2016年元月于京东太阳宫

序一



好几年前就有了编辑《薛克翘文集》的想法。

薛克翘先生参加过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过，与他的合作始于21世纪初，当时他作为“印度中世纪宗教文学”的课题负责人邀请我和印度学者Rakesh Vats教授参与，之后又有“印度近现代文学”的合作，2012年开始《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的合作，目前正在合作的是“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以及“南亚研究丛书”。算起来，这类近距离的合作已十年有余。在之前接触和之后合作的过程中，我从薛克翘先生那里学到很多。在我看来，薛克翘先生为学为人兼优，堪称中国印度学/南亚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者。

薛克翘先生平时话少，属于有话则多无话则少的人。他看似不爱“闲话”，聊起来也会滔滔不绝，得看话题。谈学术谈创作，永远有结束不了的议论。跟他聊学术，你会发现，原来学术也可以海阔天空……薛克翘先生实在，爱抽烟，喜甜食，这些对身体无益，但因自由潇洒的性情，其害处似乎又被稀释到最小。由于师母近年的“管束”，他也“收敛”了不少，“节制”了许多。我曾建议他完全戒除，他说还不到时间。哈哈，难道要到90岁以后？薛克翘先生谦虚，学养深厚，却从不目中无人，对小辈饱含提携之心。我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就得益于他的指导，现在看当时的文字议论，

颇显幼稚，自觉难为情，却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负面的言语，反而记得他的鼓励和肯定。现在，对于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也持同样态度，愈显长者风范。

在学术领域，薛克翘先生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先生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硕士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亚系，与印度研究/南亚研究直接关联。本科毕业后，他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亚太研究所从事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成果丰硕。2005年5月退休之前，他出版有专著6部、译著5部、工具书2部、普及读物3部、文学创作2部、学术论文70余篇；退休后至今，他发表专著6部、译著2部、工具书2部、普及读物3部、文学创作2部、学术论文40篇，行将出版的专著4部、译著2部……他仍在耕耘，我们会不断看到他的新成果。

在我看来，薛克翘先生在印度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印度文学及中印比较文学的研究。这方面以专著《印度近现代文学》（合著）、《印度中世纪宗教文学》（合著）、《印度民间文学》以及《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为代表，辅以《评普拉萨德的大诗〈迦马耶尼〉》、《最早的印地语苏非传奇长诗〈月女传〉》、《印度独立后印地语诗歌流派简评》等学术论文。《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是他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成果之代表，该著从汉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又从当代文学到少数民族文学，全面研究了中印文学的互动、影响。其中的《印度佛教文学的传入》、《读〈拾遗记〉杂谈》、《从王度的〈古镜记〉说起》、《中印鸚鵡故事因缘》、《变文六议》、《〈太平广记〉的贡献》、《〈西游记〉与〈西域记〉》、《鲁迅在印度四例》、《比尔巴与阿凡提》等篇章尤令人拍案叫绝，作者从点滴议起，把中印文学放到极微极小的层面，以实在鲜活的事例探讨中印文学的关系，论述了佛教在中印文学交流中的媒介作用、中国文学中的印度佛教因素以及中印当代文学的相对平行双向的交流模式。其二，印度文化及中印文化交

流的研究。薛克翘先生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有《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和《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等。这一研究在中印两国都是显学，关注者甚多，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者中的佼佼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梁启超、向达、张星烺、许崇灏等前辈，有建国后不久即成名的季羨林、金克木、常任侠等大家，有改革开放后取得成就的刘安武、林承节、耿引曾、王宏伟等先生。薛克翘先生是“后起之秀”，他凭借自己深厚的语言及文化功底（古汉语、印地语、英语及佛学等），搜集研究了相关成果，在自己的著作中，前人论及的他研究了，前人没有论及的他也考察了。《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的第七章和“后记”值得提及，前者探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2002年前后中印文化交流的内容，后者则把这一内容一直延续到2007年年中。可以看出，作者搜集了大量相关材料，并科学整理、合理使用，为中印文化交流史增添了全新的一页。其三，印度密教及其与中国神魔小说关系的研究。这似乎是薛克翘先生退休以后的重点研究领域，他先后发表了《印度佛教金刚乘诗歌浅谈》、《印度密教大师萨罗诃及其证道歌》、《关于印度佛教金刚乘八十四悉陀》、《金刚乘悉陀修行诗试解》、《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也谈神怪小说与密教的关涉——〈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源流研究》、《印度佛教金刚乘主要道场考》、《牛护是否是金刚悉陀》等学术论文，并即将出版专著《印度密教》和《神魔小说与印度密教》，可谓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最为扎实的学术贡献。《印度密教》从印度文献入手，使用了印度中世纪金刚乘成就师的诗作、印度教的《火神往世书》和《女神薄伽梵往世书》以及印度民间故事总集《故事海》等，对密教和印度教的关系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和阐述，为国内相关研究之先。《神魔小说与印度密教》以《西游记》、《封神演义》和《华光天王传》等为研究文本，解决了前人没有关注或没有解决的问题，许多考证别开生面，打破了神魔小说研究的僵局，开拓了中国古小说研究的视野。

除研究著述外，薛克翘先生对印度文学的翻译也值得书写。他的译文有史诗（节译），如《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合译）；有小说，如《檀香树》（中篇）、《还我相思债》（长篇）、《谁之罪》（中篇）、《雷努小说选》（长短篇合集）、《人生旅途没有返回的车票》（短篇）等；有诗歌，如《伯勒萨德诗选》；有评传，如《普列姆昌德传》（合译）等。这些著作的原文大都是印地语，这恰是薛先生的长处，他精通印地语，汉语功底深厚，故译作文字精练到位，对原文及印度文化理解透彻，没有模棱之处，传达了原作的意境，展现了翻译的精准。印度现当代作品汉译不多，薛先生的翻译鼓励促进后学跟进，对丰富和发展这一领域大有裨益。

《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简明东亚百科全书》等是薛克翘先生主编或参与编写的工具书类著述。笔者也参与了《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深知薛克翘先生的贡献和创新，他是全书主编，也是分支主编，还是执笔者。从组织团队，到编写条目，到审定条目，他不拘巨细，事必躬亲。此外，该书有部分较长的概述条是他自己撰写的，印方建议冠合写或不写著者，他都从大局出发，予以同意认可，表现了大家之风及大学者之雅量。这些著述，名为工具书，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学术价值和专业水准都是非同寻常的。

薛克翘先生具作家气质，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不少实践，已经发表电影文学剧本《玄奘》（合著）和《五世达赖喇嘛》（合著）、专题片剧本《走近释迦牟尼》（7集）及散文集《象步凌空——我看印度》等4部作品，另有大型系列片《中华国粹——围棋文化》（25集）还没有发表。2015年年初，他与动漫公司签约，其《玄奘》将被制成大型游戏软件，进军动漫市场。此外，他还应约撰写50集电视连续剧脚本《大唐玄奘》，即将踏入电视剧领域。专业知识与文化市场相结合，这是薛克翘先生的另一贡献。先生“文气冲天”，对于中印文化交流市场的冲击可谓独到。与“进军”文化市场

相类似，薛克翘先生对知识普及也有兴趣，他先后发表了相关著述8部，如《围棋故事精萃》、《世界智谋故事精粹》（合主编）、《东方趣事佳话集》（主编）、《东方神话传说》（合主编）、《佛教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国围棋史话》等。作为后学，我可以想象得到薛先生爱好围棋，却想象不到他会撰写相关著述！

因此，薛克翘先生的笔墨不仅用于专业研究方面，还用于文化普及方面，一者显示先生知识博大精深，二者显示先生素养泽被后世，乃真君子也。

退休之后十余年，先生笔耕不辍。祈望先生劳作时不忘健康，以长寿辅之文章。

就年庚而言，薛克翘先生于2015年逢七十华诞。值此吉祥时机，出《薛克翘文集》十数册，志古稀，飨读者。

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玉成此事。

是为序。

姜景奎

于印度加尔各答

2015年12月29日

序二



薛克翘先生是中国南亚学界素负盛名的学者，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而著称。近40年来，他在这一领域勤恳耕耘，硕果累累。即将面世的多卷本《薛克翘文集》是他半生主要著述的一个集成。由于文集中的一些作品系首次付梓，因此又可将它们视为中印文化关系研究领域的新收获。能先睹这部文集并应命作序，快何如之？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东方世界·印度》开篇指出：“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一个既现代又古老的神奇国度，一个始终一成不变而又获得至为完善的自我发展的神奇国度。它一直是富于想象力的人们的热望之地，而且对我们而言似乎还是一个仙境，一个魔界。与只是呈现至为平实的‘知性’的中国不同，印度是幻想与感性之域。”（笔者据电子图书馆英文版自译）黑格尔的论断，表明印度对他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传扬。在他看来，印度是一个新旧文化并存的国家，是一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明，也是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世界。

印度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1999年7月5日上午，季羨林先生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其名誉院士学衔的仪式上发表演说，高度评价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他说：“自远古以来，中国与印度就一直是好邻邦和好朋友。甚至在先秦时期，即在东周时期，我们已经能够在诸如《战国策》和《国语》